昭代典則

昭代典則卷之十八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𤣥之校閱

金陵周曰校刊行

憲宗純皇帝

丁亥三年春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既○國子祭酒邢讓請鐫欽降監規于石樹本監中門外。求爲遵守從之○三月召商輅復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直文淵閣○罷兩廣提學官。以他官兼之以兵火之餘人物凋弊也○定在京官廕子例

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至是命在

京三品以上官。許廕子孫一人入監

以襄城伯李瑾爲總兵官。進程信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討

山都掌蠻（卽今都蠻）

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鎭守將。不相上下。兵久無功。朝議遣風憲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箐險。破合江上九縣。乃進信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州兵討賊。信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鵝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礧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却攀崖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

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已躡其後四川雲南軍循其左右賊驚散不支遂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從走入天井水𦣛二洞洞深幽暗不可入堅洞圍守月餘賊死幾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捷請移瀘州衛渡船舖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撫夷論功兼大理卿

夏四月六科十三道官上修省疏

科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達在一方實關朝廷氣數況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修行思患預防之

特伏望以敬爲所以愆自懲游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以養聖心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以防國用誠於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勑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人心以保受命無疆之休上嘉納之

復團營命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白圭提督操練

景泰初于謙選三大營精銳立十二團營操練天順初罷之至是復立始分爲十二團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曰敢勇果勇効勇鼓勇曰立威伸威揚威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統之若遇出征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老弱無幾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其

十二團營。益以北直隸各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
衛所精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爲春秋二班。團操聽征
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罷南京守備參贊官○召
羅倫爲南京翰林修撰○秋七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
翺致仕時年八十四矣○八月乙未夜火星犯壘壁陣東方第一
星○虜入榆林塞。孤山守將湯胤勣戰敗死之○英宗睿
皇帝實錄成○以周洪謨爲南京國子祭酒○九月陞巡
撫宣府僉都御史葉盛爲禮部右侍郎○虜破開城縣。知
縣于遂教死之。徙縣於固原○冬十月以武靖伯趙輔爲
總兵官。左都御史李秉提督軍務。率師討董山平之
東虜董山。糾衆入寇。以武靖伯趙輔充總兵。都督王瑛

封忠爲副左都御史李秉督軍率漢番京邊官軍五萬討之山降送京師放歸廣寧輔秉曰山不可宥請誅山九月分左軍出潭河柴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鶻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潑猪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粘魚嶺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期日會兵進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率兵萬人過其東走我兵擣賊巢虜遁擒斬俘獲虜指揮若女等千人班師時雖克捷而所失亦不少也然邊境亦賴以寧

十一月致仕吏部尚書王翺卒

翺歷仕五十三年第宅服食不改於舊沒後家無餘貲

人謂其清白之節。雖古名臣。何以加焉。贈太保。謚忠肅。
翰林修撰章懋黄仲昭檢討莊㫤杖闕下調外任
時内庭張燈下詞臣賦詩懋謂莊㫤黄仲昭曰國家無
事。海宇治安内廷然燈。朝士踏歌傳之往史已非盛事。
此蘇長公所以有疏而深惜其君之不用也。今天子仁
聖孝。養兩宫。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則斯舉固
足以為樂。然大孝養志。吾輩合諫。於是三人同上培養
君德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内閣遣郎中韓
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侍讀學士
吳節等。令各賦詩。臣等各受一帖。内開花果煙火等項
面帖詩讚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覩舊格。俱是玩好

之物。郤褻之詞。甚非所以養聖心。崇聖德也。陛下卽位之初。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大開言路。天下欣然。承望太平。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一因大臣之疏。而遂罷。向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目擊。未嘗不頌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决知陛下之不樂於此今日之舉。或兩宮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懽心。然大孝養志。不徒玩好。母后恭儉慈仁。德著天下。豈在煙火之樂哉。况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雜亂。北虜毛里孩包藏禍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民不聊生。此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

同憂之日。又知陛下不暇為此。至於翰林以論思代言為職。雖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聖賢而由引蘇軾宋郊為比。自取侮慢。罪復何辭。又嘗伏讀宣宗翰林箴曰。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煙火之衆。恐非堯舜之道。煙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褻瀆于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猶順而為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為。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紛靡麗華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

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入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煙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爲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於此一事。厭常喜新之念興。則他日甚於此者。將無所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于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爲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陛下。寬[illegible]

鋮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煙火等事。一槩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傷。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年享太平無疆之休。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章懋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莊㫤桂陽判官。朝論稱爲三君子。時修撰羅倫。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謫官。人稱翰林四諫。

以左都御史李秉爲吏部尚書○十二月下刑部郎中彭韶于錦衣衛獄尋釋之

先是周太后弟周壽。封慶雲伯。周彧封長寧伯。諸子皆

授錦衣指揮各受姦民投獻奏討爲莊田周彧又欲冐奪真定武强等縣民田勑刑部廣東司郎中彭韶即按頃畝韶至真定械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伏聞爲臣以不欺爲本慮事以大體爲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以賜諸民漢景帝遣田叔按梁事還悉去獄辭勸上勿問計二人之心豈不欲以順事爲恭哉顧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爲恭也臣等鄙賤豈能少希萬一然區區懇切之意誠有望於陛下焉且以臣等所勘真定地土言之真定在堯舜時爲冀州之域其賦爲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爲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間一歲一收有間二歲而收者所

以賦有不同則是未曾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明矣我太祖皇帝於洪武二十八年戶部官節該欽奉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人民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欽此欽遵宣德六年本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欽蒙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祖宗之心即堯舜之心也以此真定所屬武强等縣新開地土一向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常諒奏討武强縣踏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畝蒙英宗皇帝不准奏討是英宗皇帝之心即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侯家人劉聰等每年攪擾民間方將前地并韓諒還

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周或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數奏。再量出無糧地七千餘頃。蓋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臣等不敢欺蔽。請陳其實。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不坦碗瘠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且如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鹼瘠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我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為此也。卽今彼處人民。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皂隸等項。一年約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丁皆受役之人。歲歲無空閒之日。所深賴者。頗戀此

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今若一畝只量與一畝。餘皆奪爲閒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於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奠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同休。但能存心忠孝。自然富貴兩全。奚待與民爭衣食之利哉。况聖朝卜世無彊。法當垂久。地土有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臣等到彼。百姓扶老携幼。遮道哀告。臣等不覺自失。不忍重擾。取具供結在官外。伏望陛下。遠以堯舜爲心。近以祖宗先帝爲法。所有賞賚之施。聖恩區處外。其他地畝。乞特憫其祖宗開種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托。量加

寛卹。庶幾民間知有生生之樂。沐浴太平。歌頌罔極。則本固邦寧。而臣亦咸休無窮矣。臣等遵奉聖訓。豈敢偏向所向者祖宗萬世之仁。事關大體而已。不勝拳拳犬馬之至。緣臣等不曾依畝丈量。合當有罪。疏入。逮下詔獄。科道官交章論救。得釋。

禮部會議景泰廟號。詔不必行

荊門州學訓導高瑤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既已北狩。皇上方在東宮。虜騎迫於都城。使非郕王繼統。則禍亂何由而平。先帝復辟。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典禮。欲勅禮官集議。追加謚號。事下禮部。會議高瑤所奏。追加景泰廟號事。僉謂郕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

廟號非臣下所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奏曰正
統十四年八月冊立陛下爲皇太子至九月羣臣又奉
郕王即帝位改元景泰緣陛下爲皇太子在前郕王即
帝位在後事理有礙至天順元年正月先帝復位欽遵
聖烈慈壽皇太后聖旨仍以景泰爲郕王詔告天下人
倫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高瑤進言乃欲加郕王廟
號臣惟朝廷既立陛下爲太子則與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
子也曾未半月羣臣又立親王爲天子則前時所立之
皇太子將何爲哉若曰王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
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若曰神器久虛
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

宗特以君臣有定分皇太子爲君親王爲臣天經地義
民彝物則則截然一定而不可易也今多官會議依違
苟簡略無定見猶欲煩瀆聖聽豈臣愚之所能喻哉先
帝明並日月此事處置已久人心已定今若誤聽高誣
之言一加郕王廟號必將祭告太廟改易舊制而行祔
廟承祧之禮必將遷啟梓宮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
之典必將追贈皇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
之人所行之事且高瑤此言誣先帝於不明陷陛下於
不孝昔魯隱公内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禀命於天子諸
大夫扳而立之是爭亂造端故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
月而削公即位正大倫也郕王之即位内承國於何君

上稟命於何主不過羣臣扳己以立而遊立耳律之隱
公允合無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
之名是故昌邑王既廢未聞復爲漢某帝更始既廢未
聞復爲漢某王誠不敢悖逆春秋移不明之過加於先
君而欲全孝道於子孫也陛下昔爲皇太子名正言順
誰得私議郕王乃敢廢之易以己子至使先帝久遭幽
閉此非郕王所自爲也當時館閣大臣陳循等貪圖富
貴密運姦謀從諛爲之也至於天順元年郕王有疾陳
循自合迎請先帝復位卻乃率領羣臣奏乞早選元良
正位東宮當時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
南城迎駕之功先帝終無出路但迎駕者皆貪圖富貴

之小人氣盈志滿驕奢淫泆靡所不爲是故高爵厚祿尊顯於元年者賞其迎駕之功也嚴刑峻法誅罰於後來者罰其驕矜之罪也陛下即位之初有罪群邪寒心破膽及見取回商輅復職內閣然後欣然自以爲得計又皆私竊效慕希求進用彼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貽患臣謂高瑤此舉非欲尊禮郕王特爲群邪進用之地此必有小人主使之者不然彼草茅疎遠安敢妄言上誣先帝之明使後世視爲口實今之議者亦豈可不察乎此隱忍曲從而煩陛下之議哉疏入上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介意俱不必行

虜酋癿加思蘭入大同塞以撫寧侯朱永爲平胡將軍帥

師衛之
是年乩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元孽滿魯都入
河套滿魯都僭稱可汗以乩加思蘭為太師
李孜省為上林苑監丞
李孜省江西人為吏犯贓逃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
逃至京師以符水夤緣入禁中得旨授太常寺丞與禮
部侍郎萬安相結守隨還朝即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
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丞
右副都御史林聰陞右都御史○江西左布政林鶚陞南
京刑部右侍郎○以少詹事萬安為禮部左侍郎
戊子四年春正月召章懋為南京大理寺右評事黃仲昭

爲本寺右評事莊杲爲南京行人司副

時六科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元宵張燈誠皇上奉兩宮之孝心章懋等輙肆已見過爲言論亦竊效因事納諫之意葢以天下災荒北虜窺伺兩廣猺獞未寧四川苗蠻爲梗無非欲皇上常存敬畏制治保邦耳古人有言曰君明臣直今懋等敢言直諫實由皇上聖明有以致之既不容納其言而又改調外任恐遠近流傳其於從諫之美不無少妨也伏望將懋等從宜處之豈惟慰人心息物議而於国家大體亦未必無少補矣章上遂改

調南京

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〇改府軍前衛副千戶于冕爲兵

部員外郎

冕于謙之子以父功廕武職天順初謙殺冕戍邊遇赦得還至是自陳乞改文職從之

夏四月内閣陳文卒

文好行剖事悅遺柄用與李賢同事羅倫之貶文有力焉賢卒首秉國鈞益恣意不顧大體縱子與僕隷大通賄賂初及第時頗事脩飾至是人皆醜之卒諡莊靖禮部主事陸淵之奏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諡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我朝祖宗尤重諡法邇者大學士陳文卒諡曰莊靖莊靖美諡也陳文何以當此迹其平生貪穢彰聞汚風大著縱子

爲惡滅裂義方謬居調元贊化之任素乏經邦濟世之才生既逃于重罰歿又竊夫美名殊失古人勸善懲惡之典乞勑廷臣會議更以惡諡以服天下之心以爲將來之戒上曰陳文在時人不言其過惡沒後恩典已行如何方來訐奏御史謝文祥言聖人制爲諡法所以善善惡惡以公天下後世蓋賞罰之尤大者近大學士陳文卒正宜跡其行實之惡加以應得之諡豈期議者欲預爲巳地乃朦朧妄擬諡曰莊靖夫睿通克服曰莊恬以處位曰靖蓋諡之美者陳文之爲人天下所共知以此諡之豈惟不稱其情俾繼之者或慕而效之敢於肆行無忌則天下國家尚奚賴哉乞勑有司會議別選惡

謚與陳文行實相稱者加之使天下後世瞭然知陛下之大公雖於輔近之臣尚不少貸則士氣振而公道行善者勸而惡者懼上以陳文既有過失當時如何不言而於其沒後始言姑宥之

固原參將劉清指揮馬傑以求索激土胡滿四反復與戰敗績遼寧遠伯任壽廣義伯吳琮都御史陳介下錦衣獄○以都督同知劉玉為總兵官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起南京大理寺卿馬文升為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會討滿四○伏羌伯毛玉進攻滿四敗死○項忠馬文升計擒滿四檻送京師伏誅

滿四固原土胡也驍健好殺時出劫行人掠牛馬聚惡

少食飲。叅將劉清。指揮馬傑。稍法繩之。滿四賂以掠資仰解數口。又復中以他事收捕。捕至輒得賄賂已又捕四大恨曰必殺此二人者。成化四年四月。遂反。不數月有衆二萬。廷議請勑鎮守開淑變故。勑未至清進與賊戰。大敗。寧遠伯任壽。廣義伯吳琮。巡撫陳介。皆敗。都指揮蔣良死。兵部請合陝西延綏寧夏二鎮兵進勦賊益肆行劫攻城殺掠吏民羽書交至。以都督劉玉爲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會巡撫馬文升討賊。忠未至陝陝西寧夏兵先至。不俟延綏兵輒進。遂敗。四盡奪兩鎮軍器。聞大兵且至。退保石城山。忠等分兵七屯合圍之。戒勿戰困賊。伏羌伯毛忠。逆命先登。敗死賊益張言

且攻西安。兵部尚書程信請改命撫寧侯永總京邊軍四萬往討。大設賞格。擒四者賞金五百兩。銀倍之。官世指揮使。四人共亦如之。十一月。忠圍賊益急。度必破賊又聞別命將。不敢輒止。奏言宜令新總兵。星馳赴援。倘不日破賊。別奏止兵。上手忠奏。付太監懷恩等。召兵部議。[illegible]程信曰。兵行不可緩。彭時商輅曰。賊不能出入山自保。我兵困之。甚固。觀忠疏。賊不足憂也。信曰。不然。忠且冰合冰泮未可知。敢必其能困賊耶。尚書白圭侍郎李震相視不言。時曰。然則度京軍當何時抵固原。信曰明春二三月。時曰。勝負決今冬。奈何至明年。視忠奏。賊憊矣。止京軍便。太監曰。然。然則邊軍去乎。時曰。亦不去

便將曰。留京軍而遣邊軍。便信大不平。謂人曰。忠敗陝西勦捲。內閣不得辭其責。內閣又輒言。忠足辦滅賊。覩其號歲終賊平矣。是月丁丑。忠與文升。討擒四。十二月捷書至。明年正月。檻送四等三百人至京師。太監問四之以為無奈滑傑侵削我也。四等凌遲。

五月京都大旱〇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睿皇后崩。內閣太學士商輅等。議合葬祔廟禮。上疏曰。臣等仰惟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英宗皇帝。正位中宮。及皇上嗣居宸極。尊爲慈懿皇太后。謚先帝全夫婦大倫。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位號彰著於海宇數十年。則壽終之後。所宜奉梓宮祔於裕陵奉

神主祔於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理。亦先帝與皇上。全大倫深恩之初心也。今聞聖命。欲別卜塋地。臣等實切疑懼。竊惟皇上所以若是者。必於今皇太后千秋萬年之後。與先帝同尊於陵廟。自嫌二后並配非本朝之制。由有二太后方自今始。則陵廟之制。亦當自今日。考諸古協諸義。以行之。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只如漢文帝尊其生母薄太后。然於其嫡母呂太后。雖得罪於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塋長陵。無所更易。此文帝所以號爲孝文。高出漢諸帝之上也。又如宋仁宗追尊其所生母李宸妃爲太后。然於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眞宗同祭太廟。無

所燋忌。此仁宗所以稱爲賢君高出宋諸帝之上也。皇上於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廟之祔。稍有未合於禮。則致啟後議。有掩前美。況千秋萬年之後。今皇太后與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廟。不相妨礙。且愈足以見二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無窮。載諸史冊。增我皇明之輝。增我皇上孝德之名。此臣等所以深願也。禮部尚書姚夔等覆議得。今大行慈懿皇太后梓宮。宜葬於先帝之左。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宜居先帝之右。允合天下後世至公之論等因。覆奏未賜允納者。臣竊以爲人主治世所以固結天下人心者。惟在於禮義而已。禮義者。人心

本然之天禮義亡則人心離人心離則國非其國天下可得而治乎且山陵宗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之道實所繫焉不可不慎也大行慈懿皇太后正位中宮奉事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未有廢命則婦道全矣皇上嗣位尊為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皇太后並尊而養未嘗有過舉則母道全矣今其崩逝出於考終發遺詔於天下陛下為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臨舉大喪一依孝恭章皇后禮制行事未嘗有缺典則子道全矣使在先帝時有廢命則婦道虧皇上必不肯加慈懿之徽稱使居慈極時有過舉則母道虧皇上必不肯舉今日之大禮今也婦道全於前母道全於後則慈懿皇太

后可謂盛德矣生則致其養歿則致其哀則皇上可謂
至孝矣母有盛德則於合塟祔廟之禮所當行此人心
禮義之天古今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論既無毫髮之
差亦無纖芥之惑令一旦無故欲以梓宮不於裕陵合
塟神主不於太廟祔享人心既駭且疑皇上天性高明
孝心純懇固已洞燭禮義所在畧召詢問以為臣等所
言乃是正理但迫於皇太后之命未賜允斷而來言屢
屢不絕臣竊觀皇上欲順承母后之命則於義有未安
欲從衆人之言則於恩有未忍展轉宵旰似難裁處臣
聞昔桃應問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必執之者
何也不以恩掩義也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

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也。是以義成恩也。恭惟皇太后陛下。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自皇上卽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今皆謂女中堯舜。不是過也。今特偶於慈懿一事。見有未盡。以理開諭易爲轉移耳。惟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戒勸。至於再三。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兩盡也。萬一有不能從。則當斷之以義。而從天下之公。皇太后脫或有怒。而陛下仁孝誠敬。和顏悅色。益加其志。而不敢替焉。則於恩義亦不兩失矣。或者曰。皇上乃皇太后所出。豈可薄於此而厚於彼乎。夫慈懿於皇太后。並合于裕陵。並享于太廟。無輕重之間也。無大

小之分也無損於此也無益於彼也設使慈懿先入裕陵而皇太后他日失所尊慈懿先入太廟而皇太后他日不得與則有輕重之間也則有大小之分也則有損于皇太后而益于慈懿也今則不然慈懿葬于左皇太后萬年之後葬于右慈懿今月祔於廟皇太后萬年之後亦祔于廟同尊並列無分毫低昂高下于其間而謂薄於此厚於彼可乎或者曰慈懿無子宜與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讓在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孝恭皇后矣慈懿在當時未嘗遜處他宮未嘗別立一后豈得謂之同乎況宣宗晚年追復恭讓之號悔恨莫及自笑曰此朕幼年事蓋可知矣又況皇上繼統承緒即同

其子。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揆情度理。合葬則是
不合葬則非。祔廟則是。不祔廟則非。是非之間有至公
之論。實出於禮義之天。非勉强也。一人之心如此。千萬
人之心亦如此。萬世人之心亦無不如此。人心同此禮
義。則同此向慕。同此愛戴。勢力加之。不能奪。刑威逼之
不能從。惟禮義統而屬之。表而率之。何啻膠漆之堅也
何啻金石之固也。一或失此。則人心解散。如堤潰水決
不可收拾矣。伏望皇上以臣等所言。反覆開諭皇太后。
決從衆議。而不惑於他言。則皇上全大孝之名。母后全
賢令之德。英皇歆享於上。羣臣慰悅於下。人心鼓舞愛
戴。莫不尊親。有光宗社。有光天地。而萬福攸降矣。上以

孝肅太后故未允。夔率百官伏文華殿哭諫。上乃頓首再三請太后。竟從百官議。

太監潘洪奏中兩淮餘鹽不許

尚膳監太監潘洪奏兩淮運司。積有餘鹽。乞令其姪潘貴中納。戶部覆奏言凡內外食祿之家。不得中鹽以侵商利損邊儲。今洪所請不惟沮壞定制。抑且啟在位逐利之心。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祖宗禁例。食祿之家。尚不許中。況內臣給事內庭。凡所以養生送死皆朝廷為之處置。又可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許。

秋七月己未夜北方有流星赤白色光燭地。自閣道旁西北行衝勾陳尾跡後炸散○降御史謝文祥為南陵縣丞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岐有罪除名。御史謝文祥以岐乃禮部尚書姚夔所舉。因以濫舉劾夔。詔下文祥于獄。夔奏此臣之罪。乞貸文祥。俾圖自新。仍乞罷臣歸田里以謝言路。上以文祥累肆狂妄。故罪之。非爲卿也。不允。刑科給事中白昂等。亦言文祥論奏事情不實。誠爲狂妄。若或因此而遂加竄逐。則居言責者。由此而解體。乞赦文祥。以來忠言。亦不允。御史楊琅等。復言文祥一小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乞霽雷霆之威。曲賜保全。以昭納諫之美。作敢言之氣。詔文祥徇私植黨。好從輕薦用。若更奏擾。皆不宥

陞巡按江西御史趙敔爲江西按察使

巡按江西御史趙敔言府州縣官。徵派糧差，分理爭訟，未免結怨於民。朝廷建置風憲，以糾察官僚，必須激揚有道，然後清濁分，而公道明。江西俗尚健訟，有司官稍不順情意，動輒捏詞告害。其風憲官之忠厚正大者，必先察其賢否，以為行止。其用意深刻者，惟欲張威示聳，不復顧惜人才。一槩逮繫，甚至刁民自知所告不實，潛行遠避，致將被告者，久稽不結，受害殊甚。誠恐各處亦有此弊，請嚴禁之。都察院議敔言有理，洞悉人情，宜行各處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今後按臨所屬地方，務先詢察官員賢否，體訪事情虛實，不許逞威肆暴，一槩凌辱，則賢否庶有分別，而詞訟得以少息矣。陞御史趙敔

為江西按察使敬巡按江西御史值歲旱乾戶部請勿散賑濟候事竣代之江西士民多上章懇留遂有是命

八月癸巳京師地震有聲○甲午夜月犯房宿南第二星

冊宮人萬氏為貴妃

萬氏先以宮人侍上于東宮寵殊專媚至是冊為貴妃學衛居昭德宮太監以從常往宮中妃父貴授都督同知弟通為錦衣衛都指揮通妻王氏出入掖庭禮侍萬安認為同宗與劉吉皆附之朝士希進者輻輳其門是時彗星見掃三台時儲位久虛閣彭時上修省疏言外廷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為至急望正名均愛廣繼嗣為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進退皆宜斷自聖衷

不可專委旁近。如皇上素知其人。亦宜召吏部而議或召臣等恭詳。庶權歸朝廷。人無希冀。

九月命左副都御史王恕巡撫河南

時開封彰德衛輝等府睢鄭等州。滎澤湯武等縣。皆有蝗蝻之災。恕上疏曰。蝗蝻生發。固然天災。實關人事。昔卓茂令密邑。而蝗不入境。茂能脩其職也。今蝗蝻爲患於河南者。由臣巡撫失職。不能敷宣聖化。以安民人。是致上天。以此譴告耳。況臣管內地方。連年水旱。加以去歲荆襄盜起。軍勞於征調。民困於轉輸。今又勘合買辦物料等件。比之往年。其數益多。乃復遭此蝗蝻之災。軍民何以聊生。考之於史。宋眞宗罷諸營建。而飛蝗盡絶

此真宗能修德以應天是以天灾隨之而消也伏望陛下以天災爲可畏以地方爲當重將臣罷歸田里另選賢能代理其事尤望陛下去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其餘一應不急之務無益之事可減省者減省之可停止者停止之使財不妄費民困少紓庶幾天意可回而災沴可弭矣

戊辰彗星晨見東北方〇己巳彗星昏見西南方〇六科給事中魏元等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皆以星變陳言嘉納之

魏元等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見于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恟懼皆陰盛陽微之證也臣聞君

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者外間傳聞陛下於中宮或有參貳之者姚夔嘗以爲言陛下謂內事朕自處此非臣所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進御不減中宮不踰宮墻雖深而視聽甚近祖席雖微而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宮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愛專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衆多以固國本安民心哉伏願思祖宗傳體之重明伉儷之義嚴嫡庶之分使陰陽各歸其分日月相並而明宗社萬年之基將在於此又言四方旱澇民困日急盜賊日盛荊襄流民所在劫殺人心搖撼且君者民之父母也子有饑寒疾苦父母必爲寢處不安今陛下作民父母覽民饑之奏不

齋脩懺尚循故事付部施行尚書馬昂等凡遇齋醮報禳
爲浮常持齋常活姦之言爲修身經濟之策是猶子訴
佛棄而父母若不聞彼若棄父母而不顧則何以處之
乞罷經懺之務發內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朝廷於僧
徒濫於行符每遇降生之辰輒費無限之貲財甚無益
之類[illegible]西番劄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嘗答隆厘
出入禁掖十八[illegible]吾乞並去法王等號發回本國追回
賞賜以厭衆民仍敕寺觀不得擅建雖修齋又言天下
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則公私俱困矣蓋由賞賚無節
工役太多或印施經懺或塑爲佛經或爲繪畫之像或
進寶石之具及雲南等處鎮場採辦悉宜停止又言大

臣者君之冢子而羣臣則衆子也若冢子懷姦而衆子效尤爲父者恬不之治則國家必敗矣今兩京文武大臣多姦貪蒙蔽之徒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先朝舊臣而暫且寬容宜令自陳休致以全大體貪戀不去者令科道糾舉而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以戒不職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亦以爲言上曰所言有理宜中事朕自處置其餘所司即擬行之

御史胡深等給事中黄旻等以星變論劾商輅等命會官
廷鞫贖杖還職

胡深等六人論兵部左侍郎商輅兵部尚書程信禮部尚書姚夔戶部尚書馬昻凡此數人皆足致變乞賜顯

黜用答天意翌日早朝兵科給事中黃旻等三人復具疏於御前面進姚夔程信商輅皆乞休不允馬昂准其致仕黃旻等復言輅等求退之章皆有欲進之意飾非强辯決當罷黜而攻夔尤切上怒命錦衣衛三法司執旻等廷鞫之各問擬贖杖還職

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請選兵將討毛里孩下兵部議程萬里言陝西重鎮國初以來安置土達於寧夏甘涼等處種類蕃息往年虜賊侵擾今歲亢旱饑饉有司失於撫恤是以滿四等據險嘯聚況今黃河欲凍虜酋毛里孩去邊不遠寧無姦計且兵荒之後民窮盜起乞勅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二員奉勅往彼與守臣會議

招工達中。年高有識者。宣上恩威。諭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歆動其心。潛消其患。臣又見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其情叵測。萬一有變。驚擾畿內。臣愚意其有可敗者三。距我邊方。纔二三日程。是彼爲客而我爲主。以客就主。以勞待逸。一也。自恃强衆。併吞諸郡。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馳驅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比來邊報。見賊煙火。有一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爲今之計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爲一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擣其壘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

三千破突厥大衆我今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欲戰則開夕路欲守則飭兵力毋祗憑文移致誤大計詔下兵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故興師遠涉沙漠恐非萬全之計請勅東北一帶沿邊守臣但戒嚴以備上是其議○按成化間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曾銑之計不竟自是無復敢爲復套之議失棄千里可耕之地貽各邊多事之虞惜哉

丁丑昏刻彗星犯七宮西等四星○壬午昏刻彗星入天市○冬十月吏部請以身言書判四事考選監生從之

吏部尚書李秉等奏近雖兩奉詔旨監生有不能出仕願告回家者與冠帶閑住奈監生中甘於恬退者少本

部記名聽選者見有八千餘名。逐年起送到部者尤多於聽選之數。先後積滯。賢否混淆。其間衰老者。銳氣已消。庸懦者。素志不立。一旦授以府州縣官。不免漁獵以營家。欲有司得人。而民受其福。難矣。茲欲將該選監生考選身言書判四事。俱可取者。居優等選用。或三事或二事可取者。量才授任。其俱無可取而年貌衰老者。依詔書例令冠帶閑住。則任用得人。而選法疏通。人才不至於壅滯矣。從之。

命考察兩京官員

以京師地震。妖星示警。着吏部會同各堂上官考察。吏科給事中毛志上言各堂官朋姦欺蔽。虛應故事。乞明

正其罪以為大臣欺罔之戒上謂考察事已處置矣但
今後諸司官考滿吏部都察院嚴加考覈
進內閣彭時吏部尚書商輅兵部尚書劉定之禮部左侍
郎
御史林誠亦以星變劾輅不職并景泰中易儲事輅力
求退上怒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輅又力請
有言官上善曰輅真大臣誠得不問
甲寅彗星犯天屏西第一星○十一月戊午夜彗星滅○
以薛遠為戶部尚書○進項忠右都御史馬文升左副都
御史○陞雲南巡撫副都御史王恕為南京刑部右侍郎
○南京十三道御史楊智等以星變論劾南京守備朱儀

尚書李賓等命禮部右侍郎葉盛刑科都給事中毛弘往按之

楊智等言妖彗示警。災異迭至。非進君子。退小人。不足以盡應天之實。如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兵部尚書李賓。吏部侍郎章綸。刑部侍郎王恕。工部侍郎范理。大理少卿金紳。皆當嚴加黜責。庶足以答天戒安人心。南京兵科給事中朱清等。亦以爲言。命葉盛往按之、

十二月丁亥朔日有食之○虜索羅忽亂加思蘭入楡林塞遂入寧夏塞大掠環慶至于固原○陞南京大常少卿陳俊爲戶部右侍郎○定簡除保舉官員例

祖宗時。君臣日夕相見。每吏部具缺。或簡除。或保舉。皆

公朝傳旨行之非中官所敢專也永樂七年閏四月尚書趙羾傳奉方賓陞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所謂簡除者此類也宣德正統間二楊用事勅方面有缺在京三品以上保舉景泰天順以來或各薦或會舉中間歸于吏部者無幾成化初有舉不當上意者乃命吏部專行之是年又有言其非政體者上命今後京堂四品以上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照正統年間保舉人疑為中官意也吏科給事中沈瑤等題稱兩京四品以上官陞了照舊簡除其在外方面又各保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今吏部遇京堂官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方面員缺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上命吏部通查典故以聞上

曰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乃不欲朕舉行何耶其究治之於是廷臣不敢復言

定中書舍人陞進之格

中書舍人黃理等奏稱本朝置中書舍人紀錄綸命書寫誥勑在朝廷為近侍之臣永樂宣德間皆以進士舉人為之陞擢亦異比年來有由勲舊錄用者有由技術乞恩報效者猥以白丁冒居清秩名器之濫莫此為甚請自今除中書舍人一如永樂宣德間例下吏部覆奏從之仍定其陞進之格進士舉人出身者陞員外郎主事其他光祿寺署正著為令

調御史邢宥良為四川蕭江知縣

時有良巡視光祿寺以光祿寺費用無經諭所司具報實數署吏遲之不報有良杖之中官回保素惡有良執法誣奏有良索報各宮日用之數事涉不敬上大怒命杖之調外任

己丑五年春正月乙丑夜月犯五諸侯南第一星○任禱吳琮陳介俱謫戍劉清馬傑伏誅○南京吏部右侍郎章綸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明考察庶官奏罷九十六員命葉盛劾弘灌勘來聞時盛劾弘在南京按事因以命之○己巳夜月入鬼宿犯積尸氣○吏部尚書李秉致仕以崔恭爲吏部尚書尹旻爲吏部左侍郎葉盛爲吏部右侍郎

秉入吏部崔尹爲侍郎不相能會星變秉同都察院考

察京官大臣自陳馬昂罷去大臣忌之是年朝覲黜退者衆又多大臣姻黨兩侍郎時時短秉於臺省於是給事中蕭彥莊誣劾秉任情行私其大罪十有二且言其陰結年深御史附己專權上令三法司會多官議聞尚書[illegible]會六部衙門議秉衒直沽名顛倒選法詔曰秉以[illegible]太子少保令致仕其所言陰結年深御史仍令彥莊指實回奏彥莊以劉璧吳遠馮徽嘗建言推舉官當黜歸吏部遂以璧等三人對俱下錦衣衛獄彥莊時劾山西布政丘陵河南布政孫遇江西提學李齡俱誣枉陵亦劾訐彥莊而諸御史又疏言大理卿王槩謀入吏部彭時爲之內主彥莊槩姻家彥莊劾秉之疏槩

所授也乃命會官廷鞫彥莊坐奏事不實降四川永寧驛丞彥莊不自安稱病而輕欲歸衆口請用崔恭為吏部尚書尹旻左代崔恭陞右代尹彥莊至允寧委署大寧縣事以罪罰過重為怨家所殺聞者快之

二月設固原衞

總督陝西都御史項忠等奏固原地方千里水草豐茂西方番夷內為土達巢穴外為北虜出沒于城惟一千戶所單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桿禦無策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於此添設一衞一所以振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

癸巳曉刻金星犯牛宿○丙申夜月犯木星又犯鬼宿○

葉盛毛弘奏報王恕范理金紳章綸等罪下刑部議
陸瑜覆奏章綸縱子冒籍事在革前宜行禮部改正王
恕不惜名節范理行事欠謹金紳參駁失當乞宸斷調
用罷黜上曰王恕范理金紳事亦在革前并宥之
大學士彭時等奏衍聖公孔弘緒貪淫暴虐等罪命繫之
○閏二月己未雨霾天氣昏濛黃塵四塞是夜月犯昴宿
○興化知府岳正致仕○己卯日變白土霾四塞○葉盛
毛弘奏報章綸高明考察不公之罪置不問
禮部侍郎葉盛奏臣與給事中毛弘奉命會勘章綸高
明考察不公及南京給事中王讓御史李英等劾綸不
公不法事具得其實當會考之時章綸不能對衆執論

偏執已見展轉煩瀆高明亦不與章綸誠心商確以致
積忿猜疑再三許奏既而奏復之時又不與諸司掌印
官僉名同進二人俱宜逮問綸所言欲留考退郎中潘
孟時等三人黜見留左府經歷吳宣等十九人但考察
已定恐難紛更至于讓等劾綸事亦皆不實俱下吏部
議擬以聞議入上是其言章綸高明姑置不問
三月賜進士張昇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
月械正一真人張元吉至京擬極刑監候決
械正一真人張元吉至京擬罪淩遲下刑部監候處決
元吉凶暴貪淫專恣不法前後殺人數多莫敢控訴有
縣學生蔡讓因巡按御史趙敔發策詢及民瘼遂以元

吉過惡條陳，敎亦未敢問。元吉益無忌憚，爲惡滋甚。其族人張留燦赴京具奏，上特命官勘實，械送元吉至京，更命法司會官廷鞫。元吉具服。刑部尚書陸瑜等奏：張氏遠祖道陵，主張玄教，其言無稽。天豈有師，繆崇其號，子孫傳爲故事，至援漢張良以爲所自出。迨宋以來，加以貞靜先生等號，猶未有品級。胡元入主中國，始有封爵三品。我朝革去天師之號，止稱眞人。延至于今，子孫爭襲，致成讎隙。今元吉所犯，律當凌遲處死，其妻子當流，其黨有當斬絞者。且其先世無功於國，無補於世，宜絕其廕封，以扶植正教，仍籍其族而徭役之，無令印行符籙，以誣惑斯世，并毁其府第，革其所設管勾都目諸

人上如所擬監候處決自後敢有妄稱天師印行符籙者重罪不宥說者謂張氏之禍起於符籙禁之誠是非但正元吉之罪實以杜惑世起亂之端惜當時失於執論不能絕其根源其徒奉行自若也

贈國子監祭酒李時勉爲禮部左侍郎改謚忠文○五月吏部尚書崔恭以母喪去○以禮部左侍郎萬安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萬安眉州人體貌魁碩眉目如刻畫外若寬恕長者而內深刻刺骨與同年進士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猶子永昌養以爲後累遷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時內閣議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不至故安

得先人。未幾泰暴疾死。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以禮部尚書姚夔爲吏部尚書初李秉去。商輅欲薦夔彭時欲薦王槩而尹旻又欲得之相持已久乃用崔恭。至是乃以夔代

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張鎣陞刑部右侍郎○秋七月己酉晚刻木星犯軒轅大星○八月内閣學士劉定之卒○

戶科給事中李森等請禁投獻奏求軍民田地令待勘區處

戶科等科給事中李森等言。昔奉英宗勅諭。皇親多有強占軍民田地及投獻者。悉發遼衛充軍當時貴戚罔敢犯法近給事中丘敉建請不許權貴奏求田地。嶽蓌

聖諭俞允。中外懽忻鼓舞。今錦衣衛帶俸指揮周彧奶
聖夫人劉氏屢蒙給賜田地。今或又求武强武邑二縣
地共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餘頃。陛
下念及親親不忍拒之。殊不知谿壑之欲無厭。畿內之
地有限。小民賦稅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
且入皇朝來百年于兹。民生日衆。安得尚有不耕不稼
之閒田名曰求討。實則强占。伏望特勑有司仍將二家
田地與民爲業。今後敢有投獻奏求者。許科道劾奏。各
治以重罪。則豪强畏法。小民被惠。宗社之幸也。上以所
言良是。待勘報區處。
九月南京翰林脩撰羅倫致仕。○冬十月以丘濬爲翰林

院學士○十一月謫吏部文選郎中陳雲等爲南京部屬吏部文選郎中陳雲員外劉恒主事乙瑄陳道爲吏許其受賄放吏刑部請逮雲等下獄科道官劾吏部尚書姚夔等私暱屬官刑部尚書陸瑜等朋比故縱并掌通政司事侍郎張文質停留吏所奏本二日使雲等得以爲計上以雲等旣下獄夔等但置不問刑部以彼劾涉嫌乞調別衙門問理改下錦衣衛鞫之旣而都察院擬罪例贖杖還職上命謫雲等于南京部屬其告許吏孫慶等遣爲民。

十二月無雪

内閣彭時上疏言自古旱災皆由下民愁苦感動天變

近日光祿寺買辦各城門抽分掊尅太甚而獻珎珠寶石者倍估增直規取府庫以萬民膏血充奸佞囊橐伏望懲革以恵生民。

分台州黃巖地方設太平縣

庚寅六年春正月陞韓雍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以平江伯陳銳為征蠻將軍充總兵官鎮守兩廣開府蒼梧

是年始設總府於梧州府總制兩廣地方時都御史韓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為二以是賊入寇掠無人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督兩廣如馬昂葉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

一巡按御史龔晟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簡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于一而責有所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爲脣齒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之糧儲令巡撫等官各位傾順議論之際甲可乙否宜如巡撫所請上命兵部會官議舉其人以聞乃起復右副都御史韓雍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韓雍奏乞終制并辭免右都御史兼總督兩廣軍務之任上曰兩廣用人方急難拘常例守制不允辭

丁亥河南地震○兵科給事中郭鏜論劾禮部尚書鄒幹等置不問

兵科給事中郭鏜奏今年正月內河南布政司奏地震旣

而掌太常寺事李希安奏甘露降。俱下禮部。尚書鄒幹等、即以甘露事上聞。臣備位諫官、適覩二事、不敢不言。蓋遇災異則懼心起、悅休祥則驕心萌、懼則修德、驕則怠政。故聖人不貴祥瑞、春秋獨紀災異。商之中宗高宗、桑穀生庭、雉雊鼎耳。二君因巫咸祖己之言、恐懼修省、變災爲祥、故能享國長久、商道益隆。漢文景之時、日食地震。山崩川湧。星變之異、未易遽數。二君恐懼修省、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以致民和氣應、海富安。惟遇災而不知懼者。然後亂亡隨之。皇上踐祚、于茲六載。位列大臣。職居典禮者、正當如巫咸之告君。祖己之正事、鄒幹等、乃以先奏地震。遲留不言。顧以後奏

甘露詔言瑞應跡其所存實懷容悅之私伏願皇上以年豐爲瑞以民安爲祥以賢才爲寶遇災而懼聞瑞不喜仍罷幹希安二人以謝天下及禁約天下今後不許獻言祥瑞仍以地震天旱因災求言博訪政事缺失民間疾苦以次施行使天下後世知皇上不愛祥瑞不近諂諛懼災修德其爲瑞應豈不大哉上曰朕未嘗以此怠於德政郭鏜安得爲此言姑置之

二月晉王嫡長子奇湒奏留私自淨身二人命即以其人送京○命刑部侍郎曾翬等巡視浙江等省地方

吏部尚書姚夔等議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荊襄兩廣貴州南北直隸俱有巡撫都御史江西亦有撫民按察使

趙敔雲南多係北官衙門不必遣官。惟河南四川浙江福建及直隸大名等府。無巡撫官據各處為巡按者奏入上命曾翚往浙江。原傑往河南。滕昭往福建。黃琛往四川宋旻往大名。令召趙敔還京待缺夏時正往江西。召湖廣巡撫羅箎掌南京都察院事。以吳琛代之。

三月翰林編修陳音請擇儒臣講學。降佛子法王真人位號不報

翰林編修陳音言養德之要。莫先於講學。講學之功。莫先於訪問今陛下雖間御經筵然勢分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儒臣有學行者引至便殿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日皎

則以之正心。正家。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載太平之業基於此矣。異端者。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當今號佛子法王眞人者。無片善寸長可　　立尊隆實與濫溢伏願除其位號。杜其恩賞。幾令[illegible]建寺觀者悉置於法。永爲定制。則妖妄絕。正道明而人興行矣。上曰。此事累有人言。俱已處置。

京師雨霾晝晦。陝西寧夏大風揚沙。黃霧四塞○癸未昏刻月犯金星○夏四月庚戌立夏。雷未發聲。陰霾四塞○命戶部尚書薛遠行視漕河○勅四川鎭守三司官節制進貢諸夷

勅曰。近年各番朝貢人數過多。中間多有詐冒不實。不

安禮法在途生事擾擾軍民今後烏思藏地方止許照依舊規三年一次來貢其贊善闡教闡化輔教各王名下每三年各許差一百人或一百五十人俱從四川舊路入貢其國師闡師人等不許各另差人長河西董卜韓胡每年每處止許五十六十人或一百人來貢松茂州本處住造番僧每歲止許三十人或五十六十人來朝若附近烏思藏地方一西鄉烏思藏例每三年許三二十人來朝勑至爾等除成化六年已起送赴京外以後若遇烏思藏進貢之期務要先行各邊守關官員將番僧人等停留在官星馳申報三司各委的當官員一員親詣本處督同守關官員嚴加審問果有番王印信

番字文書是實方與辯驗毋起量送五七人多不過十五人前來餘皆就彼省諭回還聽候賞賜務照新定舊額不許過多所進方物辯驗明白盡數差人送至都司轉差的當人員伴送赴京其長河西董卜韓胡等處每次朝貢人數方物就令各該守關官員辯驗申送三司會同審實每處量爲起送人數該存留者存留如有審出詐冒之人即將經該官吏提問發落今特降勑差通事齎捧前來至日即令都司差委的當官舍同齎至入番邊境土官衙門轉令選差曉烏思藏路徑之人齎與贊善等王令遵依勑旨而行爾等其欽承無忽

五月京畿大水〇巡撫河南戶部侍郎原傑請禁姦徒投

詔許之。又從之。

巡撫河南戶部左侍郎原傑奏言：自古爲河南患，蓋以水勢瀰漫遷徙不常，彼則此，於軍民隨處開墾逃避之，則以給口食，沙併沒蕪，蓋以此而補彼也。奈何姦徒陰結王府官校，輒指爲園場屯地，投獻徼賞，王府但得封界，至上少于佃民不聊生。請自今有犯者，不俾民食餘，供給少訟，戍其王府官，亦不許陰結受獻，致興詞訟，違者一治以法，則姦猾有警，而民無橫擾矣。又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多水漫；衛輝一府，沙鹻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可養生；開封一府，地雖平曠，然河決無時。洪武間蒙恩例，除常稅外，荒地許民耕種

永不起科。嘉靖時乃創起科例。致令姦民互相告訐。征斂日滋。民迫于勞。傾家賠納。請如舊例。凡軍民行告訐不起科者。不聽。則可免賠償之患矣。戶部覆奏。從之。

陝西巡撫馬文升請遣主事計辦榆林糧草。戶部覆。令有司依期完納。從之

陝西巡撫馬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最為要害。其地可以堅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叛羌。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兼入境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去。徒費糧芻。為今之計。誠莫有過於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請敕該部。每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計辦糧草。

踐還京，務使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無方無驚疑之患。事下戶部，議以為陝西歲征稅糧，及部運銀布，三百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處歲支糧料并銀布折支俸糧，及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六萬六百八十三石，尚餘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九石。此外又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半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所不足者。有司不能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并布按二司，總督糧儲官，預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里遠近，量為派撥，秋收征完則足以供用，不須借撥他省，別行措置。從之。○嘗聞備兵延綏者云，歲徵稅糧年例銀兩，俱發延安府收貯，計

應用有餘將有知府張邦彥者給散防秋軍人尅減侵欺數多每稱不足又別行措置嘗揭其端以達之巡撫總制皆支辭批答不肯查理上下相蒙而邦彥亦遂貪緣通顯邊敵日滋必專差科道官以查理庶乎其可也

命襲封衍聖公孔弘泰朔望隨班朝參在監讀書一年乃

許歸

國子監丞李伸言前衍聖公孔弘緒自幼失學長狎羣小以致干冒刑憲聖明念先聖裔特加寬宥並賜為民

命其弟弘泰襲封然教之不豫將復蹈前轍伏望留之

京師俾隨侍班行俾觀禮制退則從遊太學親近師儒俟其學成遣歸奉祀禮部覆奏着弘泰在監讀書一年

然後許歸朔望隨班朝參從之

命建西山六佛閣以六科言已之

上欲於西山建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哺荆襄流民强梗陝西虜寇侵掠致勞宸慮分遣大臣巡視動調官兵今乃起無名之工爲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饑民賞勞軍士其爲福利豈不大哉上曰荒歲民饑西山佛閣其亟已之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己卯

孝宗皇帝生於西宮

初皇妃紀氏得幸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苦楚上

令紀妃稱病出居安樂堂託以痞報示非胎也而屬門官照管至是誕孝宗紀妃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護視惟謹

虜阿羅出入榆林塞以撫寧侯朱永爲平虜將軍禦却之

○八月己巳廣東高雷二府地震有聲夜月犯天罇星○

浙江布政張瀞罷

巡撫浙江刑部侍郎曾䎘奏罷布政張瀞瀞四川巴縣人宣德庚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官布政瀞奉職廉謹非客至罕御酒肉人號爲靑菜張以其執法太嚴又謂之板張浙俗侈靡瀞一敦之以節儉同僚多不堪竟致以老疾去人多惜之

九月丙子朔曉刻金星犯軒轅左角星○甲午夜金星犯左執法○已亥曉刻金星犯木星○大學士彭時等請令戶部發羅錦衣弭盜從之

大學士彭時等奏京城米價日貴一日。在京蓄積之家因而閉糴以要厚利乞命戶部將官俸軍糧預放三月如又不足將東西太倉米平價發糴收貯價銀待豐年支與官軍折俸其德州倉糧亦宜量數發糴以濟河間之急此令一下庶幾人不閉糴米價可平且荒年盜起不時出沒乞命錦衣衛早加緝捕庶免貽患上嘉納之

庚子曉刻金星犯左執法○命總制陝西軍務副都御史王越總兵武靖侯趙輔帥師搜河套尋還

自虜據河套。邊人大擾。乃勅都御史王越。總制中軍務。議搜河套復東勝。越等奏言。河套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于守禦。陝西虜酋孛羅忽亂加思蘭等。糾率醜類居套分掠。出入數年。雖嘗沮于我師。然未經挫衂。終不肯退。近日據我河曲。擾我延綏寧夏。深入我平鞏固原。近又覘我大同。逼我萬全。聞在廷咸議。欲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往圖大舉。朝廷從其議。以武靖侯趙輔充總兵官。總制各路軍馬搜河。未幾。輔以疾還。搜套亦不復舉。

冬十月丙午。夜東方流星赤色。自昴宿東北行至井宿。○廣西斷藤峽殘賊夜入廣東神電衛城。燒燬電白縣治。○

刑部三覆奏凌遲罪人張元吉詔杖一百發肅州衛充軍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張元吉襲祖左道謬號天師罪重惡極今殺人而獲生何以馭天下伏望戮之於市以昭國法上以事既施行姑已之

冬十月毛里孩乜烈忽寇陜西總兵劉聚擊却之〇令國子監監生歸籍聽取

吏科給事中程萬里言饑民流聚京師米價騰踴吏部聽選官及監生不下萬餘率多缺食故准回籍〇户科都給事中丘弘等言近來京城内外風俗尚侈服飾僭用無度酒食皆用簇盤民之窮困由此在京射利之徒屠宗順等數家販賣寶石至以進獻爲名或邀取官職

或倍獲價利蠹國病民莫甚於此乞嚴加禁革及將宗順等倍價買過寶石銀兩追徵入官給發賑濟刑部尚書陸瑜上議以爲弘等所言深切時弊遂宗順等數人治罪追價利以充賑濟詔宗順等姑置不問備榜申明禁約○管理柴炭工部侍郎王詔言惜薪等司諸項柴炭年增一年今順天眞定保定俱被災傷救死不贍焉能應役乞勑工部行內外諸司自今合用柴炭預爲減省以節民力從之○先是彭時等請糶太倉粟時權貴乘機多糴倉粟射利戶部侍郎陳俊請禁之凡糴惟許升斗滿一石者閉不與饑者獲濟

辛卯七年春正月罷江南民運

初漕法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四倉交收運官分派官軍轉運於天津通州二倉往返經年民多受累宣德間巡撫周忱議將民運糧俱至瓜洲淮安補給脚價兌與官軍轉運是爲兌運至是議罷瓜淮兌運令官軍徑赴江南州縣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遠近有差自兌運變爲長運爲一代良法

割金華蘭谿龍游遂昌四縣地設湯溪縣〇二月復設江蘇州杭州三府鈔關〇丁卯朓刻月犯羅堰星〇命彰武伯楊信帥師巡邊

時北虜潛伏黄河套中歲爲邊患輔臣有請與十萬之師以楊信爲總制搜勦之兵部尚書程信言河套地廣

遠無水草。興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也。旣而楊信亦止請三萬人巡邊禦敵。朝廷乃與信二萬人。令巡邊而罷搜套之議。

○平虜將軍總兵官撫寧侯朱永等。以河套虜寇未退。議戰守二策。其畧曰。今虜賊數萬在邊。我軍堪戰者。止可一萬。而又分散防守。何以禦敵。爲今之計。宜於京營大同宣府寧夏陝西等處。量調軍馬數萬。期三月內俱至榆林地方。聽臣等調度。相機審勢。擣其巢穴。此戰之策也。若軍馬餽餉。一時未辦。宜愼固封守。嚴督沿邊居民。無事則分地耕牧。有警則舉號避藏。仍令隄備官軍各守城堡。伺候會兵截殺。此守之策也。事下兵部。白圭

等以馬方瘦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命諸將愼爲守禦以圖萬全上從之

荆襄賊李胡子反總督軍務右都御史項忠討平之

是歲大旱荆襄流民入山者九十萬人李胡子者劉千斤餘黨也倡流民爲亂忠以右都御史總督軍務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卽負險不服縱兵勦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萬人俘斬二千人編戍者萬餘人忠等復率漢達官軍移營竹山諸處分路撫捕時流民有自洪武以來住成家業多聽撫當差生子及孫未嘗爲惡者兵刃之加無分玉石悉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解去湖貴充軍者多死棄屍江滸說者謂忠此役實多濫殺時有作

平荆襄碑以紀大臣之功者或曰此亦墮淚碑也昔羊祜以善政及民而民爲之泣今忠虐政及民而民亦爲之泣其墮淚雖同而情則異矣

三月有星孛於天廟○割沙縣清流寧化將樂四縣地設汀州歸化縣○增置工部屬官於直隸太平蕪湖荆州沙市浙江杭州城南三處抽分○禮部侍郎邢讓國子祭酒陳鑑司業張業並除名

國子監舊有會饌椒油錢鈔輸納者多後期師生不得時給出監則委而去之致有餘積監中相循以爲公用讓前爲祭酒凡造作等類一切任意爲之不立案稽考迨遷禮部鑑代其任亦循其舊給事中成實丘弘皆嘗

[illegible]晃學助教事檢討葉時等許典簿王允蔡其輩
下刑部請逮讓等置對詔不許讓等各上奏申辯科道
椽時所奏交章劾之詔併[illegible]讓等下刑部遣官覈實凡
鈔三十三萬六千五十八貫錢一百四十九萬九千餘
文俱無歸者刑部遂以監守自盜坐讓等論斬贖為民
典簿王允亦以倉糧受賂充軍
以山東布政雷復為禮部侍郎翰林修撰耿裕為國子[illegible]
業
時侍郎祭酒司業缺員命吏部舉學行老成者各二人
於是尚書姚夔舉復與廣東布政張瑄可任禮部侍郎
養病侍郎李紹與南京祭酒王倎可任祭酒裕與修撰

鄭環可任司業。且言國子養賢之地。風化所關。祖宗立法至嚴。擇官尤慎。如宋訥以碩德重望爲祭酒。劉崧以致仕吏部尚書署司業。自是以後。如胡儼陳敬宗李時勉。俱師範可遵。近年人不以此官爲重。而居是官者。亦不知所以自重。以致監規廢弛。放肆無忌。乞命禮部申飭監規。崇重祭酒司業。俾作新風化。庶於賢才治道有頼。詔吏舉各二人。以盡一時之選。既用復菴。而驛召紹于江西。召命未至。而紹已卒云。

加吏部尚書姚夔太子少保

是年屢有災變。夔上弭災修德疏曰。伏惟皇上春秋鼎盛之日。正嗣續蕃衍之時。奈何震位尚虛。切繫人望矣。

與祖宗之意固自有待然臣區區愛戀之私有不能已前代遠事不敢援引切見英宗睿皇帝聖旨臨祚以來克遵祖訓以御家邦而慈懿皇太后貴妃宸妃以下皆有關雎之德螽斯之美所以子孫衆多本支隆茂伏今皇上修身養德感天格祖思國本之爲不輕思宗社之爲至重思聖體之當慎惜思聖愛之當均溥將見六宮奉職則百斯男九廟降祥本支百世實爲天下大幸然此事自陛下身心上用力非求神奉佛所能致也若西山塔院勞民傷財宜在停罷阿叱哩之流惑世誣民宜在斥回其餘府庫金銀綵段俱是民間膏髓不宜浪自費用內局諸作匠役未爲重大勳勞不宜濫與官爵此

皆足以感傷和氣而召災異者也。先儒真德秀有言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民蟲草木各得其所。此言誠為至論。伏望皇上奮發乾剛。痛自省改。仍乞每日視朝之後。依祖宗及英宗皇帝初年未變時故事。駕御文華殿留心講筵。裁決政事。開誠心。布公道。以來善言。親君子遠小人。以圖治化。凡一服食之所。一言動之間。悉依祖宗舊規。如此。而天意有不回。災異復有降者。臣甘當萬死不辭也

夏四月己卯雨土霾。夜木星入太微垣留守端門○六月程信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秋七月命右都御史林聰巡撫大同○八月勑修舉預備四倉

[illegible]二年間每州縣各設預備四倉所以廣儲蓄備旱澇
[illegible]征令典民咸賴之比年所司因循廢弛視為虛文是
以一遇饑荒民無仰給今特命爾等修舉預備之政新
至爾布政司按察司[illegible]官即督同各府州縣正官
原設四倉查勘有無見在糧數若干多寡除見有外原
該添糧若干先儘各處在官贓罰等項錢糧支給收納
及令因犯照例納米贖罪如有不敷或於存留內借撥
或於各里上中户稅糧内米正糧一石另勸米麥共五
升或有可行從宜區處如里分用糧數多原設倉廒不
敷收貯亦須量為添益遇饑寒照例賑給秋成之日抵
斗還官如連年豐稔倉糧亦須易新勿令腐爛其看倉

大戶老人於附近里分僉點殷實有行止之人充當不許濫設敢有不行用心看管有通同官吏掉和糠粃沙土實收虛放侵欺作弊使小民不受實惠者爾等就行拿問治以重罪其軍衞屯所原設有預備倉爾都布二司掌印官一體督同衞所正官并屯田官員照例整理爾三司并府州縣衞所該管官員務要遞相督率十分用心從長區畫三年之內務臻實效不許仍前怠慢虛應故事如違許巡按御史通行糾舉應拏問者就便拿問應奏請者來奏究治爾等每遇歲終將收過倉糧數目從實奏報毋或稽遲故勑

閏九月置榆林衞○設常州府靖江縣○命工部右侍郎

李爾往浙江祭海神修江岸
是年九月風潮衝決錢塘江岸洪水沸盈自近江以至山陰會稽蕭山上虞乍浦瀝海錢清諸處民居田產皆爲渰沒守臣以聞事下工部尚書王復等覆奏永樂年間浙江堤岸爲潮水衝塌嘗遣官齎香祝祭江神及命大臣治水築堤以除民害乞如永樂事例上以命頤
冬十月殺江西吉安府知府許聰
聰以吉安民好訟刼盜方熾且奉勅行事特嚴刑立威以禁制其下死于獄者五十餘人又其爲人矜傲藩臬官多疾之會副使夏寅提學至吉安聰屢抗拒寅不堪回詣按察使牟俸嗾寅奏發其平日凶惡及侵欺官錢

諸事未及勘報適南京大理寺卿夏時正巡視江西考察官員令寅等言考聽貪酷黜爲民聽不服守禦千户所蔣慶具以其貪酷事呈稟時正遂委年倖等執聽下獄具疏以聞巡按御史俞藎以聽與寅有隙事當究問亦具奏上遣刑部員外郎李廷美會藎勘問還奏所勘人多病死於獄即有傷於杖者亦非挾私所致惟侵欺罪實特擬聽監守自盜律贖罪爲民刑部以爲宜比受贓枉法例充軍聽以被倖等搆陷亦具各人姦貪不法將人命誣害等情訐辯不已上以聽人命數多擬廷美等有所私時藎已代還俱被逮復遣錦衣衛千户金璋械聽至京仍命都察院會官廷鞫之乃比故勘律擬斬

命即如所擬處決刑部都給事中白昻等以未經審錄爲請不從且命毋覆奏遂以是日夜四鼓押赴市曹斬之廷美坐勘聰事不實降湖廣衡州府通判盡降澧州判官寅等事俱免勘聰之死說者謂其兇暴致禍固宜但係比律不許覆奏又乘夜行刑則以司禮太監黃高納其所厚吉安人洪省官賄諧以聰嘗譽辱其徒至以瓦擦其首流血積恨所致人不能無議云俸得召爲太僕卿亦高之力也

十一月立皇子祐極爲皇太子萬貴妃所產也○彗出軒轅

詔曰朕以涼德祗紹鴻圖敬天勤民罔敢或怠所冀臻於至治用召嘉祥乃者彗見天東光芒西指仰觀玄象

祇懼實深，俯自修省，罔知厥咎。豈朕涉道尚淺，燭理未明，而刑政之不善與？抑用人有未當，而賢否混淆與？聽言有不察，而是非乖舛與？將用度奢侈，賞賜無節，妄費府庫之財與？營繕頻繁，徵科無藝，致傷軍民之心與？有一於此，悉朕之過。方圖篤沐告天，改過修德，以消變異。而爾文武羣臣，皆居官食祿，以輔朕者，何不痛自修省。與其有背公徇私，怠廢政事，宜速改勵，修廢政以匡朕之不逮。凡時政得失，生民利病，有可張弛與革者，爾文武大臣并科道公同會議停當以聞，務在切實可行，庶幾君臣上下，同心協德，盡交修之道，則人心悅而天意回矣。我之懼之。○內閣彭時上疏言德政之要二：罷佛

事二謹命令三請退朝之暇延接大臣面議政事兼問軍民休戚訪人材賢否察治體風俗得失四重官賞飾刑獄五聽受直言六戒勵有司奮厲事功七清理三營草場減退豪勢庄田嚴有司掊克之禁○時廷臣陳言皆謂君臣懸隔不通請常召內閣大臣面議機政彭時亦對司禮監官言莫謂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以是內臣難於讚拒乃約一二日間上御文華殿召見衆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時等諾之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見時言天變可畏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御史建言減京官皂隷與俸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旨仍舊

以慰安之。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萬安遂呼萬歲三箇。遂同叩頭。命光祿寺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常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爲口實。曰萬歲閣老云。蓋中官初懼有所言。戒約至再。後喜無所言。反見譏誚。然先是御史建言。欲減京官皂隸俸。皆承太監黃高風旨。欲以此難京官。不虞武職恟恟。憾欲刺言者。一時莫能解救。及此召見得旨。戶兵二部遂請裁處。卒如舊不減。人情始大安。而言者亦自相慶。

命吏部右侍郎葉盛行視河套

時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

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從民耕守其中勅盛往議方略

上言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

宜令守臣剷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

以助守便上從之

十二月皇太子薨（諡悼恭）○命刑部侍郎王恕總理河道

恕上開河事宜曰臣看得徐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

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白等湖所積雨水接濟

湖面雖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

湖水消耗則河水輙爲之淺澁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濬

深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遇乾旱亦不阻船前

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濶不用挑

濬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百餘里約用九萬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十萬八千餘石捲埽打壩共用椿木一萬六千餘根草二十餘萬束及看得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灣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磚砌隄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計況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低若再濬深三尺濶一十二丈起土以為外隄就將內隄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於內行舟仍於外隄造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若與此役約用一萬三千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隄

椿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七萬餘束造減水閘并改
造通水橋洞約用椿木磚石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
又看得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通泰等五州縣二
千户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
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户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艌修
客商引鹽裝至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
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不曾
挑撈加以天旱雨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
項俱用旱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
脚貴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不得聊生前
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蒲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

挑濶八丈深三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再看得雷公上下塘句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蹟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見在近年以來止是打造土壩攔水隨修隨坍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二座潦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以上四塘共造放水板閘四座減水閘八座除舊有磚石外約用磚石樁木等項價直并匠作工價銀二千餘兩臣雖無識詢之于衆咸謂若將以上三件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疏通永無淺阻風濤之患而爲往來軍民無窮之便也

丁丑夜彗星北行橫掃太微垣郎位星○巳卯夜彗星光芒東西竟天自十一日北行二十八度餘犯天槍尾掃北斗三公太陽○上以星變避正殿徹樂○丙戌立春昏刻彗星犯天河星○諭德謝一夔上言五事斥之

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陳五事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要費以足財用忠懇剴切多人所難言者上怒斥之

左都御史李賓請禁官司科罰從之

左都御史李賓等奏在外官司聽斷軍民詞訟動輒罰人財物始則暫寄官庫以欺人終則通同庫役以入已

至有假立文簿虛作支銷者。昔唐臣陸贄有言。建官立國所以養人。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今舍法而重罰。既非所以養人。罰物以爲私。又非所以資國。使不遏行禁革。則貪風愈盛。未流之弊不可勝言矣。今後官司於軍民詞訟。悉依律問擬。或復科罰。宜治其罪。庶無紙爲下民滋害。從之。